

塞上榆林

李光泽 榆林市委党校

一
陕北之北的长城脚下,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,叫做榆林。

明朝时期,榆林是九边重镇之一,属边塞地区,故有塞上榆林之说。塞上榆林坐落在一座驼峰山上,因此又多了一个别名,叫“驼城”,这也是榆林古城南门口长期以来耸立着一尊骆驼雕像的原因所在。

历史上,榆林曾是北京的安全屏障,因此,榆林也是全国唯一一座由皇帝钦定的城墙可以高于北京的城市。

在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榆林老城里,有一条老街,又叫步行街。近两公里长的街道上由南到北依次排列着文昌阁、万佛楼、新明楼、钟楼、凯歌楼、鼓楼六座古楼,被人们称为“六楼骑街”。与“六楼骑街”相呼应的,是“一台一塔”。一台,是城北的镇北台,为明代长城遗址中规模最大、气势最磅礴的建筑之一,被誉为“万里长城第一台”,与山海关和嘉峪关并称为中国长城三大奇观。一塔,是城南的凌霄塔,为八角形十三层阁楼建筑,每层阁楼的飞檐之上都挂有八只风铃,清风一吹,铃声一响,榆林就多了几分禅意。

因为有“六楼骑街”和“一台一塔”做支撑,榆林早在1986年就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。

榆林老街上曾经有过曹辣肉巷、砂锅巷、豆腐巷、李学士巷等近百条巷子,这些巷子曾经串连起近千座明清四合院,这些四合院里诞生了制毡行、麻绳行、银匠行等一百多家老字号商铺。这些巷子、这些院子、这些老字号商铺和北京的非常相似,因而榆林在历史上还有过“小北京”之称。其实,我对“小北京”曾经的繁华并不是那么在意,我更在意榆林老街上弥漫的那股文艺气息。

那老街由青石板铺成,街道两侧是上百年的老房子,房檐上长满了一撮一撮的青苔。鳞次栉比的古玩店、旧书店、剪纸店、杂货店、小吃店、理发店、字画装裱店、钟表修理店在一棵棵百年老树的荫蔽下,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我以为,这样的老街,最适合穿着旅游鞋在雨中漫步。不管多么匆忙的行人,只要走进这条老街,脚步就会慢下来,心就会静下来。正因为如此,外地人来榆林,十有八九会念叨着说:“我要去老街”;榆林人烦了、累了,也会嘟囔一句:“我要去老街”。

作家冯骥才曾经说过:“一个城市由于

有了几条老街,便会有一种自我的历史之厚重、经验之独有,以及一种丰富和深切的乡恋……如果哪个城市还有条老街,那就是一件传家宝!”榆林老街正是如此。

二
一座城市,有了水就有了灵气。榆林是一座充满灵气的城市,她的灵气一半来自普惠泉,一半来自榆溪水。

普惠泉是驼峰山上流出一泓泉水,三伏天是冰凉的,数九寒天倒是温热的,这泓神奇的泉水,自古以来一直是榆林人的生活用水。很多外地人惊叹,为什么榆林姑娘一个一个水灵灵,白生生?实际上,其奥妙就在于这泓泉水。榆林姑娘从小喝普惠泉水,长大了自然肤白腮红,面若桃花。因此,人们又把这泓泉水叫做“桃花水”。

榆林人世代代用“桃花水”做豆腐,但从来不用卤水点制,而习惯用原豆浆发酵而成的酸浆点制。用酸浆点制的豆腐豆香扑鼻,却不带一点苦味,也算是榆林一绝。因此,有人开玩笑说,榆林“桃花水”成全了榆林美女不说,还捎带着成全了一道榆林美食。

榆溪河是榆林的母亲河,一路浅吟低唱,自北向南穿城而过。值得大书特书的是,榆林人用了十来年时间,把榆溪河两岸的坡坡洼洼、沟沟岔岔都搞成了绿地,形成了一条长12公里、面积达230万平方米的生态长廊。

那条长廊犹如一条生机盎然的绿丝带,飘落在榆林城里,也飘落在榆林人心里。因为有那么辽阔的一片“绿肺”搁在那里,榆林人出一口气都感到无比舒爽,吸一口气就能闻到草木的清香。以至于很多榆林人开启了一种假日生活新模式,他们或全家出动,或呼朋引伴,带着防潮垫或者帐篷,带着零食和纯净水,就近在榆溪河生态长廊的大树下找一块平地,在青草葱郁、绿树成荫、流水潺潺、鸟鸣啾啾中放飞心灵。去年夏天,我无意中在榆溪河生态长廊北头发现一个好去处:榆溪河和小时候家乡的小河一样清澈,河边长了茂盛的水草,与水草相连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绿地,绿地里则是数不清的参天白杨树和枝繁叶茂的毛头柳。

那白杨树和毛头柳是天然的遮阳伞,随便在哪一把遮阳伞下的草地上仰面朝天躺平,就是一个最接地气的人,就是一个忘记所有烦恼的人。记得我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,带着一本书、一瓶水、一袋零食,还有一

颗童心。我随便拍了几张照片,发了一个朋友圈,大家纷纷留言,有的说景色太美了,有的问是哪,还有的直接问我啥时候又去看草原了。

三
榆林,是一座资源富集型城市,也曾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,榆林人出门,十有八九是低着头走路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榆林逐渐进入了“流金岁月”。经过这些年的飞速发展,榆林已成为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,已成为西北地区城市群中一颗耀眼的“新星”,已成为中国网红城市中的“实力派”。

叫人感到无比自豪、无比欣慰的是,榆林人在争分夺秒奔小康的路上,并没有忘记栽植绿化树。榆林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,过去,黄沙漫天,沙尘暴频发,是一座名副其实的“沙漠之城”。如今,榆林已嬗变为一座塞上森林城了,可谓城在林中,林在城中。榆林的天空大多数时候就像清水洗过一样,像一面镜子,能照见人影!

榆林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,就是在朋友圈晒蓝天、晒白云。晒就晒吧,还非要加个图片说明:“有一种蓝,叫榆林蓝!”你不能怪榆林人爱显摆,只能怪榆林的天实在太蓝了,蓝得那么纯粹,那么澄澈,那么辽阔,蓝得让人看了想流泪。

还有那天上的白云,一朵一朵,一片一片,一嘟噜一嘟噜,那么白,那么胖,那么慵懒,又那么轻盈,美得让人看了同样想流泪。榆林的蓝天白云成全了一批又一批“摄影大师”,他们拿手机随便一拍,不用裁剪,不用调色,不用美颜,就是大片,就可以随便用来作壁纸。

那年秋天,一位来榆林采风的外地诗人曾说,榆林有的是“硬核”,那是煤炭;榆林有的是底气,那是天然气;榆林有的是原动力,那是石油。这位诗人说的一点都不假,但说心里话,我爱上榆林这座城,并不是因为榆林的“硬核”、底气和原动力,而是因为那条老街,因为那片蓝天,因为那条穿城而过的清澈河流。

李光泽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曾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中国作家》《解放军文艺》等报刊发表诗歌、散文,有作品被《散文海外版》《青年文摘》《杂文选刊》等杂志转载。著有散文集《善待生命》、诗集《对一片草地的颂词》。曾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。

